

君子的风范
松竹梅兰

赵义山 著

千枝叶终尽，
谁解君子怀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天津出版社

君子的风范
松竹梅兰

赵义山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天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子的风范：松竹梅兰 / 赵义山著. — 北京：文
津出版社，2013. 4

ISBN 978-7-80554-571-4

I. ①君… II. ①赵… III. ①松属—文化—中国—通
俗读物②竹—文化—中国—通俗读物③梅—文化—中国—
通俗读物④兰科—文化—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8842 号

君子的风范

松竹梅兰



JUNZI DE FENGFAN

赵义山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15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554-571-4

定价：3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自序

一本书写完了，作者往往有几句“题外”的话，或与书的内容有关，或与写作过程有关，总之，想把它说给读者，我这次也不例外。

关于松、竹、梅、兰，自《易经》上讲“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和孔子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以来，前人已说了许多的话。宋元人还把松、竹、梅合称为“岁寒三友”，也有的再加上兰，合称“四友”，于是，这一话题的内容就更丰富了。文化巨人如孔子，大诗人如屈原，高士如林和靖，都以自己的人格力量高扬了“四友”的君子风范；历代骚人墨客，竞相歌咏，名篇佳作，真可谓车载斗量；故“四友”的清纯高洁、坚贞自守、正气凛然等品格受到文化人的普遍崇敬，也进而得到全民族的喜爱。所以，在对“四友”的歌咏和喜爱中，在许多关于“四友”的话题中，也就自然积淀着民族文化的精神。然而，因为时代久远，有些东西已被历史的尘灰覆盖，显得模糊不清了。扫除那些历史的尘垢，揭示“四友”的文化内蕴，这便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

书虽然小，我却从秋写到了夏，几近一年，所费心力，不亚于一本学术专著。

首先，面对林林总总的材料，如何取舍？又如何组织？这是我思考得最久的，费时最多的一个问题。中途，我有很多时候都觉得无所适从，就像我老家流行的一个歇后语：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我有几次都想放弃这个题目不做，但一想到我这“松竹梅兰”只是《风雅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到时开不出“花”结不出“果”来，岂不令整套《丛书》搁浅？因而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说来也怪，退堂鼓未打成，把头皮一硬，居然也渐渐地有了一些眉目。几经思索，我最后决定，对于这个题目，只要与“文化”相关的部分，我便尽量涉及，而与“文化”关系不大的部分，便尽量放弃。从全书现在的内容看，第一章“世以神为本，草木皆有灵”是从社会民俗学的角度看松竹梅兰；

第二章“清赏贵神韵，高洁在比德”是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看松竹梅兰；第三章“风雪增异彩，人情添物趣”是从审美娱情的角度看松竹梅兰；第四章“画笔写风雅，遗韵留丹青”是从绘画艺术中看松竹梅兰；第五章“山水毓灵秀，择地仰物华”则是从旅游文化的角度来看松竹梅兰。至于松竹梅兰的栽植历史、生长习性、品种类型、育种繁殖等等，或属于植物学，或属于生态学，或属于园艺学，与“文化”关系不大，本书便尽量放弃，读者如有兴趣，自有别的专家们的著述可读，不必于本书生不见“马尾松”“罗汉竹”叙述文字的遗憾。

对于如何取舍，如何组织的问题，我最终做了上述的处理，自以为这样处理还基本过得去，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其次，我感到棘手的问题，还有如何既保持本书一定的学术性，又使其具有通俗性和可读性，简言之，如何使学术性、通俗性、可读性统一起來？我的想法和做法是：谈问题尽量深入浅出，叙述的文笔尽量生动流畅，把古典的材料尽可能融而化之，与本书的文字融为一体。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比写学术论文要更费力气。“深入”，并不易；“深入”而要“浅出”，就更难；“深入”而要“浅出”得不失“深”的蕴含，就尤其难。把古典的材料融而化之，要化得不走原样，保持原有的神韵风采，也远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弄好。凡此种种，我只能尽力地去做，效果如何，也只有等待读者的评判。

最后，我要说的是关于本书的一些材料，我曾向南北师友以及学界同仁告急求援，浙江艺术研究所的洛地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吴新雷教授、北京图书馆的卓连营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的魏崇武硕士，四川联合大学的祝尚书教授、舒大刚博士，宜宾市委宣传部的帅胤同志，宜宾地区文化馆的李馆长（忘其名），以及还有素未相识的西南林学院的薛纪如教授等，都曾在百忙中给我提供资料，有的我已在书中提到，有的则未曾涉及，在此，我谨向各位热情支持我的师友和学界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此外，本书还参考和引用了当代若干相关书籍中的资料（书内已一一注明），其作者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在此，也一并致谢。

作者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世以神为本 草木皆有灵 /1

- 一 神灵寿考赞木公
——松灵记奇 /4
- 二 龙子龙孙话此君
——竹灵记趣 /13
- 三 冰肌玉骨怜芳魂
——梅灵记艳 /23
- 四 天人感应说国香
——兰灵记祥 /31

第二章 清赏贵神韵 高洁在比德 /37

- 一 凌霜傲雪志不移
——赏“岁寒三友”的坚贞不屈 /42
- 二 顶天立地伟丈夫
——仰青松的挺拔傲岸 /53
- 三 虚心有节真君子
——敬翠竹的虚怀亮节 /61
- 四 与世无争高洁士
——慕寒梅的孤芳自赏 /70

- 五 空谷传香冷美人
——颂幽兰的香远益清 /78

第三章 风雪增异彩 人情添物趣 /89

- 一 清风阵阵听天籁
——风中赏松 /92
- 二 冰天雪地观奇葩
——踏雪寻梅 /101
- 三 素淡堪移入卧屏
——庭园赏兰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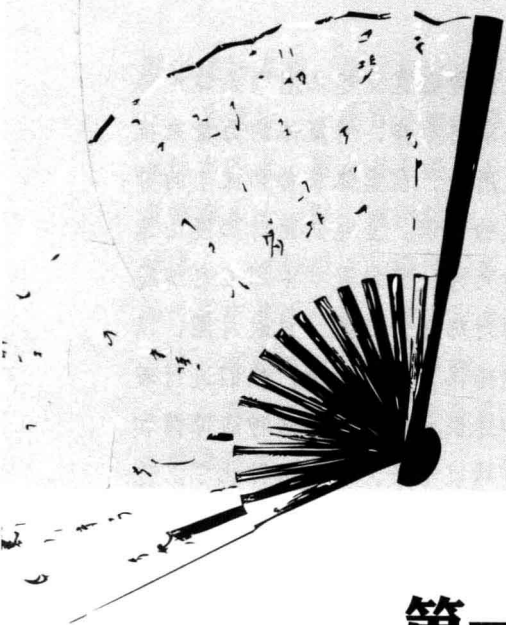
第四章 画笔写风雅 遗韵留丹青 /119

- 一 古貌苍颜十八公
——松画寻踪 /123
- 二 一枝一叶总关情
——竹画拔萃 /137
- 三 只留清气满乾坤
——梅画叙略 /157
- 四 汨泉和墨写《离骚》
——兰画撷英 /171

第五章 山水毓灵秀 择地仰物华 /181

- 一 阅尽沧桑倚绝壁
——东岳、黄山松 /183
- 二 修竿密叶成沧海
——水乡南国竹 /195
- 三 横斜疏影摇南国
——江浙、岭南梅 /202

后 记 /215



第一章

世以神为本
草木皆有灵



人类在巢居穴处的童年时代，不过是把身躯直立起来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而已，人用尽全部的力量和智慧来求得生存，用集体的力量来抗拒洪水猛兽的伤害，正是在简单智慧的运用中，在集体求食和谋生的劳作中，人类逐渐开始有了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当他们面对那漫山遍野的花开花落，面对森林中那熊熊燃烧的大火，面对天空中那五彩缤纷的云霞变幻，面对那风雨雷电的搏击，面对那日升日落、月缺月圆，以及面对自身的生老病死，他们惊愕，他们恐惧，他们迷惘，他们进行着种种想象和猜测。就在这种惊愕、恐惧和迷惘之中，就在这种随惊愕和迷惘而进行的猜测和想象中，他们赋予自然以生命，把自然神化了。他们以为太阳、月亮、星星、河流、山川、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都有着巨大的神灵和魔力。他们一方面为求生存而企图征服自然，但在一次次失败的叹息中又不得不转而敬畏自然、崇拜自然。他们在幻想中创造出治水的鲧禹、补天的女娲、射日的后羿，这固然是一种征服欲望的表现，但也未尝不是人类面对强大的自然而无可奈何的自叹。人类在原始的拜物教中，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而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存在着相当长时期的图腾崇拜，便是拜物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腾崇拜深信人和动物、植物甚而无生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亲情联系，尤其是他们在一些偶然地获救于某种动物和植物的经历之后，就更是某些动物和植物顶礼膜拜。假如，原始部落中某一家族的人在外活动时突然遇到狼群的袭击，他们在奋力抵抗中逐渐地倒下，最后只剩下一两人了，就在这个家族快要被灭族的危急关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群老虎呼啸着冲过来，狼群逃跑了，老虎追逐着狼群，这一家族中最后的这一两人终于获救了。经过数十百年的繁衍，这一家族或许又人丁兴旺，他们想起祖宗的命根曾是老虎救下的，于是感激，于是崇拜，于是认为没有老虎就没有他们自己这一家族，于是他们把老虎作为祖先去礼敬。再过几代人，子孙把祖先获救于老虎的事传说得更为神奇，传来传去，或许便传出自己是老虎后代的神话来。这样，老虎便成为这一家族的祖先神或保护神而受到整个家族子子孙孙的崇拜了。后来，这个崇

拜老虎的家族，就被称为虎图腾家族。

又假如，一次百年未遇的滔天洪水使一个家族遭到灭顶之灾，全族人随水漂流，男女老少差不多都淹死了，这时或许又有那么一两个幸运者被漂来的一棵松树拯救了，获救者自然对松树万分感激，视松树为救命恩人，对松树顶礼膜拜。数十百年之后，子孙后代在祖先获救于松树的传说中就逐渐把松树视为全族人的保护神或祖先神了，于是，松便成为这一家族所崇拜的图腾物，这个家族，便被称为松图腾家族。

人类所经历的原始社会是那么漫长，生生死死的各种偶然情景，什么没遇到过？被几只老虎、一棵松树、几竿翠竹，乃至几棵草、一个蚂蚱救了性命的，什么不可能发生？因此，无论是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世间万事万物，有什么不可能受到崇拜呢？总之，当人类在自己幼稚的观念中把神灵创造出来以后，把神作为世间的主宰以后，就有可能逐渐地把万事万物都加以神化，于是万物都可能是神，万物都可能有了。

万物有灵，草木当然有灵，草木中的松、竹、梅、兰当然更有灵。松、竹、梅、兰或许也曾在图腾崇拜中被赋予了神圣的灵光，只是时代久远，有的被人们完全遗忘了，有的仅在故纸上保存着一些残缺不全的记载，有的却还保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之中。但不管怎样，人们对松、竹、梅、兰的神灵崇拜，肯定比对它们的比德审美要早得多，也要丰富多彩得多。

只可惜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情况或许已经恰恰与此相反，文献中对于松、竹、梅、兰的比德审美记载，稍一翻检，即可应接不暇；而对于松、竹、梅、兰的神灵崇拜，其记载就真如吉光片羽了。正是凭那吉光片羽式的一些材料，我们发现了松、竹、梅、兰在人们观念中的一种存在方式，即神灵崇拜。在此之后，才有比德审美和审美愉情。如果要按它们生成的时序来说，便是先有神灵崇拜，然后有比德审美，最后有审美愉情。当然，这三种存在方式并不是后有的将先有的截然地取而代之，而是后有者与先有者在不同程度上的并存。直到今天，这三种方式也还分别在不同的地域和人群中存在着。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神灵崇拜中的松、竹、梅、兰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吧。

一 神灵寿考赞木公

——松灵记奇

松被人们称为“百木之长”，有王者之尊，所以又被人们尊称为“木公”，“木公”二字合起来，便成了“松”。松四季常青，寿享千年，总是受人们无上的崇敬和礼赞。人们在渴望事业和友谊光景常新时，往往以松柏去形容；人们在贺人寿高时，又常常以青松去比喻。那“寿比南山松不老，福如东海水长流”的吉联虽不能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但它在中国老百姓中的普及，恐怕是任何其他的吉联所难以相比的。这不仅因为世上确有寿享千年的古松，也还因为人们曾经有过对松的神灵的崇拜，有过关于松的神奇传说。

人们是否有过对松的图腾崇拜？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论语》上记载着鲁哀公问社于宰我的事，是颇有趣味的。当华夏民族开始农耕生活的时候，便有了对土地的崇拜，土地长养万物，土也就自然被人们奉为神灵，受到人们的祭祀，这被祭祀的土神，便叫作“社”。土到处都是，到哪里去祭好呢？首先，人们是要考虑选择一个固定的地点，这还不够，所以其次，人们还要确立一个“社主”，假定它就是土神的灵位，这才能进行祭祀。这土神的灵位用什么来充当呢？那就是树。不同的民族和朝代，所用的社树是不同的。鲁哀公不知当真是糊涂了呢，还是有意要考一考孔子的学生，调查一下孔子的教学水平？他向孔子的学生宰我提了一个问题：作“社主”用什么树？宰我回答哀公说：“夏朝用的是松树，殷商用的是柏树，周代用的是栗树，其用意就是使人民战战栗栗。”后来孔子听到了宰我的回答，对他“使民战栗”的无知妄言，很不高兴，但孔子宽容大量，以为事已过去，不必追究了，但应该吸取教训。哀公对宰我的回答是否满意，他对孔子的教学效果做何等评价，是否会对孔子颁发教学的成果奖，《论语》没有记载，我就不妄加



猜测了。

我这里要说的是，社祭的地点是凭什么选择的？社树究竟意味着什么？研究古代社会与民俗的同志认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在祭祀图腾神时也祭祀土神，图腾崇拜与土地崇拜相互交织，图腾圣地不仅用来举行图腾神仪式，而且也用来祭祀土神。随着图腾观念的逐渐淡薄，图腾圣地便主要用来祭祀土地之神了。^①这就是说，社祭的地点起初便是氏族图腾的圣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的社祭仪式，并非单纯的祭祀土神，同时也含有祭祀图腾神的意义了。而社树呢？就不只是土神的象征物，而主要是图腾神的象征物了。图腾神为什么要用树作为象征物呢？有人解释说，在氏族社会中，图腾神大多是动物，而动物是走动的，难以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受人膜拜；而且动物寿命一般都不会长，且和人一样，时常受其他恶虫猛兽和自然灾害的威胁，生命安全没有保障，随

时有死亡的危险，所以直接用动物来作为人们时常祭祀和跪拜的对象，是有许多麻烦的。而树呢？就有许多优于动物的特点：一是人们可以选择古老而高大的树作为祭祀对象，拔地参天的古木，可以令人肃然而生敬畏；二是树的寿命一般要比动物长，且不容易受到人以外的别的动物的伤害。由于这些原因，古人于是把对图腾神的崇拜由动物转到树上，把树作为图腾的象征物了。^②据说云南富民、武定两县的密且彝族便把一棵杉罗树作为龙的象征，称之为“龙树”，每年五月，各村都要在龙树下祭龙。^③这在少数民族同胞中还存在的以树作为图腾象征物的祭祀活动，应该说是上古时候人们图腾崇拜和社祭仪式的遗留。

社树被作为图腾神的象征，受到上古氏族部落男女老少的崇拜和祭祀，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之下，社树本身也就被奉为神灵了。《论语》说夏侯氏社祭的树是松，《淮南子》等书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就是说，松树曾被先民作为社祭的神树，松树曾被先民作为自己氏族的保护神。当氏族部落的酋长们带领全族人向那参天古松行跪拜之礼、虔诚地祈求它保佑全族人的平安、为全族人祛祸降福时，那参天古松在人们心目中是具有怎样的威灵，是怎样的神圣不可侵犯，便是可想而知的了。当然，要全族的人都对一棵松树顶礼膜拜，如果不给一个说法，人们自然难以产生虔诚的信仰，所以伴随着人们对松的祭祀，必然会有一些关于松的神灵的传说，比如说松是始祖龙的化身，松曾经救过始祖的生命使其免受灭顶之灾等等。有了这些传说，人们自然对松树十分虔诚地崇拜，再加上全族人都参加的隆重的大祭仪式，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松在全族人中的保护神或始祖神地位就被确立和巩固下来了。这些关于松的神话传说，现在已保存不多，但就凭那零星点滴的材料，我们也可以领略一下关于松的神灵传说的谐趣了。

这些关于松的神灵的传说，有的是表现松的神灵的不可亵渎和不可侵犯。如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曾记载一件怪事，说南康有一株古松，刺史曾令画工临写，结果松有数枝枯悴了。其后，更有一人带着妓女围着古松饮酒，一日之间，古松便枯萎了。伪托唐人所著的《云仙杂记》也有类似记载，说朝真观九星院内有三株松号三贤松，郁郁青

茂，肃穆端庄，如古之君子。有一天，一位姓梁的朝中显官带着家妓去松下游乐，没过几天，那三株大松皆成半枯状态了。这些传说意在告诉人们，松的神灵是纯洁高尚的，他容不得半点人间秽气的亵渎；当然内中也含有对妓女和狎妓行为的鄙弃。

至于松灵的神圣不可侵犯，也有一些有趣的传说。据说晋时有一位名叫许孜的孝子，他的父母去世以后，他亲手建墓于东山，而且列植松柏，绵延山间，达五六里。其时有山鹿冲犯许孜所栽松树，许孜非常感伤，叹息说：“难道鹿不悯念我吗？”第二天，许孜突然发现那只鹿已被猛兽扑杀，而且还被放在鹿所冒犯的松树下面，许孜怅惋不已。当他把鹿埋好之后，那扑杀鹿的猛兽又到许孜面前自扑而死了。^④许孜更加感叹不已，又把猛兽埋好。自此以后，其松柏便滋长茂盛，再也没被冒犯过了。从这一传说中，我们可以知道，人们在父母的坟茔旁边或去往坟茔的道上要栽植松柏，不仅仅是为了环境的美化，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人们活着的时候，曾经受着社树神灵的保佑；死后，活着的人以为他们的灵魂应当继续受到树神的保佑，于是植树以守坟茔。其鹿犯松而被杀，以及猛兽的自杀，既表现了许孜孝感神灵的作用，同时也表明松树的神灵不可侵犯。

类似的记载还有宋代马纯的《陶朱新录》所记伐松遭祸的故事。据载，伊阳深山中有黑松山，其山顶高有四十里，顶上有许多高大的古松，其中有两株特大，一号“大将军”，一号“小将军”。大者直径要用三匹绢方能合围，小者用一匹绢可以围住。凡进山取材的匠客，都必须向大、小将军行祭祀之礼，需用绢围树干，还要上挂旗幡，等祭祀祷告完毕，方可在山上挥刀动斧，否则，便有可能招灾惹祸。徽宗政和年间，宫廷大兴土木，需要找一根“明堂”大柱，负责此项工程的官吏遍求不得，便报告说没有合规格的木料。不久，却有人告发说黑松山上有大、小二将军松，大松虽不可出，但小松可取用。这位告事者于是被授予了官职，而那些没有报告的地方官都受到了降职处分。后来，小将军虽被砍倒了，但最终未能运出山来，而那位告事的人没过多久便去世了。松是有神灵的，绝不可冒犯，犯者必然遭灾遇祸，这就是这一传说

故事的中心思想。

还有的传说故事，更是直接把松神化了。唐人刘肃的《大唐新语》记载玄奘大法师往西域取经，在告别灵岩寺时，曾手摩寺前的松树，面对众弟子和松树说：“我今往西域求取佛经，松可西长，待我归来时松便东向，以便弟子们知道我的行动。”说完以后，玄奘便告别众弟子，踏上了西去的万里征途。自从玄奘法师走后，其松枝年年西指，若干年之后，其松枝忽然东向，弟子们都庆幸说：“教主即将归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玄奘法师果然回到灵岩寺来了。其后，人们便把玄奘法师抚摩过的那棵松树称为“摩顶松”。其松之神灵竟然如此，有谁敢不对它毕恭毕敬呢？

宋人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中也记载了一个松之神灵的故事。据说李观在作贺州太守时，遇一个姓陈的道人，那位道人自称已有136岁高龄，当他们说到八仙中的吕洞宾时，姓陈的道人说他新近还在南岳见到过吕洞宾，吕还给他讲了在岳阳以丹药救松灵的事。吕洞宾说，他云游至岳阳时，在城南的古松下休息，有人从树顶下来，向他施礼说：“我并不是山精木魅，所以了解先生，希望得到先生怜救！”吕洞宾便给了他一粒仙丹，并赠给他一首诗。吕还把那首诗给陈道人看过，陈道人仅记得末尾两句云：“唯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过了一年多，李观恰被调作岳阳太守，便按陈道人所说往城南寻访，果然见有老松，近旁有佛寺，李观便去向那些和尚打听，听那些和尚说：“题诗之壁已被毁坏了，但壁上的题诗我们还能记诵。”说着，一位和尚便朗诵题壁诗云：“独自行来独自坐，无限世人不识我。唯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据说那棵老松本已枯槁，但得吕洞宾仙丹之后，竟生机蓬勃，枝繁叶茂了。这一故事在神化吕洞宾时，也将松树神化了，把松描写成了有生命、有人的行为的神仙了。

此外，如《抱朴子》等书中，还有关于松的长寿和松助人长寿的一些传说。如说“天陵偃盖之松、大谷倒生之柏，皆与天齐其长、地等其久”，说松柏之久长，可与天地相比，那就真是神乎其神了。《抱朴子》还记载西汉成帝时，据说有一位猎人在终南山上发现一人赤身裸

体，遍身黑毛，其行走奔跑，跳坑越涧，往来如飞。他便悄悄地窥探那黑毛人的藏身之所，最后将黑毛人合围捉住，发现竟是一位妇女。问她，她说自己是秦宫中的宫女，关东楚霸王项羽至秦时，秦王出降，兵荒马乱，她便在惊慌之中逃走入山。在又饥又渴、饮食缺乏之时，有一位老翁教她吃松柏的针叶和果实，最初，她觉得苦涩难咽，后来便逐渐习惯了。于是，不但不觉饥饿，而且还冬不觉寒，夏不觉热。此女是秦人，到汉成帝时，已有 300 多岁了。

关于松可助人长寿的传说，更多的是说千年之松，下有茯苓，食之，便可成仙，这样，人们不仅将松神化仙化，而且也把茯苓和松一起神化仙化了。《广群芳谱》曾引《金陵记》说，方山有野居之人，曾看见一位使者穿着奇异的服装，手牵一只白犬，野人便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我住在偃盖山。”那位方山野人便悄悄跟着他，眼看他走到一棵古松之下便消失了。而那棵古松，果然形如偃盖。于是，人们以为那位穿着奇特服装的使者便是松神，而那只白犬便是茯苓了。宋代诗人苏东坡曾种过松树，他或许是想得到松下茯苓吧，所以他的《种松得徠字》诗中有云：“养此千岁材，茯苓无消息。”又有《戏作种松》诗云：“纵未得茯苓，且当食流肪。”东坡也未免太性急了吧，松既不满千岁，又哪来茯苓呢？当然，即使有千岁之松，恐怕那种神异如“白犬”之突然消失的茯苓，最终也还是“无消息”的，所以东坡的无限怅惘之情，真有些枉然了。不过，他之抒情写怀，用意倒也原不在茯苓本身，或许借以言理想破灭的失望情绪吧。

综观种种有关松的神灵寿考的传说，我们可以发现，松的神灵惩恶扬善，助人长寿，他是很有正义之感的，是善良的神灵，像柳木神那样变做花花公子去勾引良家女子一类的传说，松神是没有的。总之，从各种关于松神的传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松是赞扬的，是崇敬的。这种赞扬和崇敬之情，无疑来之于早先人们把松作为始祖神或保护神的崇拜。在那千千万万年中，松曾经被作为全氏族人民的始祖神或保护神受到至高无上的膜拜，松的神圣和威严在人们心目中是那样崇高和凛然难犯，那种虔诚的信仰和崇敬之情已在一代代人心目中根深蒂固。随着社会

的变迁，社祭的活动或许已多次改变形式和内容，人们对松的始祖神或保护神崇拜意识或已逐渐淡薄，但代代相传而自然形成的对松的崇敬和自觉保护意识却保存下来，所以不管人们怎样去创造关于松的神灵传说，松神的形象总是正面的，是必须受到尊崇而绝不容亵渎的。

为什么松、柏这一类树种可以寿享千年，以至于有“与天齐其长、地等其久”的传说？从科学的一面说，确因这类树种耐寒耐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经千百年沧桑却依然绿叶青枝，但更重要的却还在于人们在崇敬与景仰之情的驱使下对松柏的自觉保护。松柏愈是有较长的生长岁月，便愈能得到保护；它们的生长岁月愈长，便愈受人重视，由此而得到的保护就会更多，而得到的保护更多，其生长岁月就会更长。最

